



社交媒體成癮

智能手機——就是要你愛不釋手

誠邀大家填寫「香港教會的家庭友善措施研究」網上問卷

社交媒體成癮

智能手機——就是要你愛不釋手

吳慧華
高級研究員

「我不斷追求拍出完美的自拍，當我意識到我無法做到這一點時，我想死去。我失去了朋友、教育、健康，甚至差點失去我的生命。」2014年，19歲的Danny Bowman在接受英國《鏡報》訪問時，說出了這一番說話。媒體估計Danny是英國首位自拍成癮患者，他從15歲開始便把自拍照上載於facebook，在接受戒癮療程之前，曾有一段時間，他為了拍攝一張完美的照片，每天都花上10小時自拍。¹ 面對自拍成癮，Danny並不是孤身一人，另一位來自英國的Charlotte Michaels同樣不能自控，每天必須自拍上千張照片才能鬆一口氣。對她來說，自拍比睡眠重要，甚至比愛情更重要，她為了製作一張完美的照片，往往從深夜編輯照片至拂曉。² Charlotte感受到「自拍成癮」那一份真實，她坦承，如果她的帖子在15分鐘內沒有獲得足夠的「點讚」，她會「崩潰」。她表示：「當『點讚』開始湧入時，那種解脫的感覺無法形容。我喜歡別人告訴我，我很漂亮。」³

「自拍」的英文為selfie，此詞匯最早是在2002年出現在澳洲一個新聞網頁上，經過10年的時間，人們不再對它感到陌生，牛津英語詞典在2013年把selfie納入網上版詞典內，它更成為了年度詞匯，自此selfie便晉升為日常用語。⁴ 隨著社交媒體的興起，自拍已經成為人們生活中重要的一環，⁵ 而對於那些生長在智能手機興起時期的Z世代及千禧世代，更是機不離手，他們更喜歡隨手自拍，並且會把照片上載至社交平台。⁶

網上的社交平台是非常有意思的發明，其中如facebook的官方主要目標，便是幫助用戶與親朋好友聯繫，以及分享更多資訊，讓人們有能力建立社群，並使世界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。⁷ 這目標非常美好，人們想與親友透過網絡分享彼此生活點滴，只需簡單註冊便可以擁有一個免費戶口。不過，世上沒有免費午餐，所謂的免費其實是假象，facebook前高級管理人員Tim Kendall，以及前工程主管Justin Rosenstein

1 Antonia Molloy, "Selfie obsessed' teenager Danny Bowman suicidal after failing to capture 'the perfect selfie'," *Independent*, March 24, 2014, <https://www.independent.co.uk/news/uk/home-news/selfie-obsession-made-teenager-danny-bowman-suicidal-9212421.html>.

2 Channel 4, "1000 Selfies A Day!!" *YouTube*, December 5, 2017, <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AOcDVhBgk3o>; Jennifer Savin, "23-year-old Charlotte Michaels is SO addicted to selfies it's stopped her finding a boyfriend," *Cosmopolitan*, July 9, 2015, <https://www.cosmopolitan.com/uk/reports/news/a37104/charlotte-michaels-selfie-addiction/>.

3 Savin, "23-year-old Charlotte Michaels is SO addicted to selfies."

4 "Selfie," *Merriam-Webster Dictionary*, <https://www.merriam-webster.com/dictionary/selfie#did-you-know>; "The Psychology Behind Selfies," *Psychology*, November 29, 2023, <https://www.psychology.com/the-psychology-behind-selfies/>.

5 "The Psychology Behind Selfies."

6 參 Max Woolf, "Unveiling the Selfie Culture of America [2025 Study]," *photoAiD*, February 14, 2025, <https://photoaid.com/blog/american-selfie-habits-survey/>; 〈63% 受訪者認有手機癮 女較男依賴〉，《東方日報》，2024年12月13日，網站：https://orientaldaily.on.cc/content/要聞港聞/odn-20241213-1213_00176_223/63-受訪者認有手機癮--女較男依賴。

7 "Facebook Mission and Vision Statement Analysis," *Wondershare EdrawMind*, <https://www.edrawmind.com/article/facebook-mission-and-vision-statement-analysis.html>.

清楚告訴大家，facebook是一間賺取盈利的公司，他們獲利的主要方式便是透過販賣用戶的注意力給廣告商牟利，就如許多科技公司或其他社交平台都是透過類似方法來賺錢。它們都努力設計出讓人欲罷不能的功能，藉此留住用戶，只要用戶在平台停留的時間愈長，公司便可以推送更多廣告給用戶。⁸

在眾多功能中，相信「點讚」是其中一個讓人欲罷不能、泥足深陷的功能。社交平台是經過演算法精心打造出來的，它想要用戶點擊那個「點讚」的按鈕，這樣便能確保，把用戶最有可能參與互動的帖子推至用戶社交平台專頁的頂部，鼓勵他們製作點讚和發帖的循環，幫助用戶培養出保持活躍並且不斷滑手機的習慣。點讚按鈕的設計絕對符合人天性的心理需求，人類從童年開始，便渴望及尋求來自父母、老師和同齡人的認可，亦希望可以與他人聯繫，在群體中有歸屬感，社交平台知道人類需要甚麼，並將這種本能數位化，以及巧妙地利用這種需求成為一股巨大的驅動力，推動人們給予點讚，同時也渴求獲得點讚。當人們發佈一張圖片或分享一條帖文時，給予點讚是一場社會交流，獲得的點讚可以因著得到他人認可而帶來即時滿足感，而當獲得的點讚愈多，其自我價值亦會愈高。⁹

被他人認同確實會帶給人們莫大的喜悅及滿足，也讓人發帖時愈發興奮及起勁，因為當發放的帖子被人點讚、有正面的評論及大量轉發的數量，這些正面的回饋及收穫，將喚起人們大腦底部的神經元，釋放出多巴胺。¹⁰ 多巴胺是非常神奇的神經傳遞物質，它影響

人們的情緒、愉悅感、做事的動機，甚至活動能力。低水平的多巴胺降低人們對事物的興趣和興奮感，讓人感到乏力；過高水平的多巴胺則有可能導致人們出現衝動行為，增加攻擊性或敵對情緒。¹¹ 很明顯，當人們看見自己的帖子不斷被讚賞及分享，多巴胺水平自然會提高，亦促使人們更勤力及更有動力發放帖子，希望獲得更多讚賞及多巴胺。這解釋了為何Danny及Charlotte會自拍成癮，並且希望拍出完美照片，他們過度沉溺於他人的讚美及評語之中，並且把自己的價值，等同於自己所能獲得的點讚數量。¹²

Danny及Charlotte的自拍成癮是較為極端的例子，但青少年對社交平台成癮，這問題實在不能忽視，值得大家關注。青少年大腦的額葉皮質要到20多歲才發育成熟，而十來歲青少年的特質是自控力較低，對群體或社交活動缺乏安全感，很容易受同儕壓力影響，並會參與社群認可的活動。¹³ 2019年，有一項研究在《美國醫學會雜誌》（*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*）發表，結果顯示，每天使用社交媒體超過三小時的青少年，可能有更高的機會面臨心理健康問題風險，而社交媒體的過度使用亦可能導致社交上的比較、孤獨感以及負面影響自我形象。研究的結論提出「未來的研究應該確定，設定每日社交媒體使用限制、加強媒體素養，而重新設計社交平台是減低有關群體心理健康問題負擔的有效方法。」¹⁴

所有的癮，想要戒都不是易事，當人們享受過多巴胺，只會為了得到更多多巴胺而願意付出更多心思、精神及時間。¹⁵ 重新設計社交媒體平台是絕對有幫助

8 The Social Dilemma, directed by Jeff Orlowski, written by Davis Coombe et al. (Boulder, CO: Exposure Labs, 2020), Netflix.

9 參 Contentcraftershq, "The Psychology Behind Social Media Likes," *Medium*, November 12, 2023, <https://medium.com/@contentcraftershq/the-psychology-behind-social-media-likes-7d9bf1deb92d>; Jason Ryser, "How important are social media likes? An Expert weighs in," *revity marketing*, <https://gorevity.com/how-important-are-social-media-likes-an-expert-weighs-in/>; 海德特 (J. Haidt) 著，鍾玉珏譯：《失控的焦慮世代：手機餵養的世代，如何面對心理疾病的瘟疫》（*The Anxious Generation: How the Great Rewiring of Childhood Is Causing an Epidemic of Mental Illness*），（台北：網絡與書，2024）。

10 Contentcraftershq, "The Psychology Behind Social Media Likes,"; Stephanie Watson, "Dopamine: The pathway to pleasure," *Harvard Health Publishing, Harvard Medical School*, April 18, 2024, <https://www.health.harvard.edu/mind-and-mood/dopamine-the-pathway-to-pleasure>; "Dopamine," *healthdirect*, <https://www.healthdirect.gov.au/dopamine>.

11 "Dopamine."

12 參 Contentcraftershq, "The Psychology Behind Social Media Likes,"; Kent C. Berridge and Terry E. Robinson, "Liking, Wanting and the Incentive-Sensitization Theory of Addiction," *American Psychologist* 71, no.8 (Nov, 2016): 670–679, <https://doi.org/10.1037/amp0000059>.

13 海德特著：《失控的焦慮世代》。

14 Kira E. Riehm et al., "Associations between time spent using social media and internalizing and externalizing problems among US Youth," *JAMA Psychiatry* 76, no.12 (September, 2019): 1266–1273, <https://doi.org/10.1001/jamapsychiatry.2019.2325>; Sarah Miller, "The Addictiveness of Social Media: How Teens Get Hooked," *Jefferson Health*, June 3, 2022, <https://www.jeffersonhealth.org/your-health/living-well/the-addictiveness-of-social-media-how-teens-get-hooked>.

15 參奧特 (A. Alter) 著，廖建容譯：《欲罷不能：科技如何讓我們上癮？滑個不停的手指是否還有藥醫！》（*Irresistible: The Rise of Addictive Technology and the Business of Keeping Us Hooked*），（台北：遠見天下文化，2017年）；Watson, "Dopamine: The pathway to pleasure."



的，簡單如刪除點讚數量的功能，只讓用戶知道有人點讚，人們成癮的情況便會有所改善，不過，營運社交平台的公司可不會樂意為了青少年健康而減少收入。沒有社交平台的配合，單靠限制青少年每日上社交平台的時間，實在難以阻止他們繼續依戀社交平台。Danny的父親Robert Bowman表示，他和太太都是認可的心理健康護士，他們對於社交網絡和手機技術可能帶來的危險一直感到擔憂，特別是它們對本來已沒有安全感的年輕人的影響，一直沒有獲得正視。¹⁶ Danny本人也指出：「人們並不知道，當他們在facebook或Twitter上發佈自己的照片時，事情已迅

速失控，它成為了一種尋求認可的使命，更可以摧毀任何人。」¹⁷

「失控」非必然，卻不足為奇，有些人以為只要人有足夠的自制力，便可以好好控制及管理自己使用社交平台或滑手機的時間，但試問在現實中，有多少人說好了再滑五分鐘手機便停止，但五分鐘之後又五分鐘，無數的五分鐘過後，該做的事情沒有做，時間便被扼殺了。神經科學家Andrew Huberman在接受網紅Chris Williamson訪問時，表達出對社交平台的看法，他打了一個比喻，當人們看見一隻狗不能停下來，在角落裡挖掘，不斷地尋找骨頭，人們會想，這隻狗病了，牠的行為教人感到悲哀。人類何嘗不是如這隻狗般，社交媒體激發多巴胺的釋放，帶來獎勵、驚喜和興奮感，使用者因而感到愉悅，隨著時間的推移，這種愉悅感漸漸變為類似強迫症的行為，使用者可能會不斷地查看社交媒體，陷入一種重複的行為模式。¹⁸

很多現代人都生病，但誠如設計倫理學家Tristan Harris表示，問題不在於人們缺乏意志力，而在於「螢幕背後有上千人不斷努力瓦解你的自制力」。很多成癮行為主要是環境與處境造成的。很多科技巨人清楚這件事，Steve Jobs知道孩子很容易受到iPhone及iPad誘惑，所以他限制自己的孩子玩iPhone及iPad；Bill Gates的孩子，到了14歲才能擁有手機，並且不能在午餐、晚餐時及睡覺前使用。¹⁹ 如果連這些科技專家都對電子產品保持高度戒備，普通人為了自己及下一代的好處，應否採取一些行動？²⁰

不要高估智能手機用家的自制力，亦不要低估社交平台想要賺錢的動力。

16 "Selfie obsession leads to attempted teen suicide," *Get Safe Online*, March 24, 2014, <https://www.getsafeonline.org/personal/news-item/selfie-obsession-leads-to-attempted-teen-suicide/>.

17 Molloy, " 'Selfie obsessed' teenager Danny Bowman suicidal."

18 Chris Williamson, "The Ugly Truth about Social Media - Neuroscientist Andrew Huberman," *YouTube*, August 9, 2022, 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Zh-AcF_4Hao.

19 參奧特著：《欲罷不能》；Mariel Otero del Rio, "Why didn't Steve Jobs let his kids use iPads?" *Greenwich Time*, September 18, 2021, <https://www.greenwichtime.com/business/article/Why-didn-t-Steve-Jobs-let-his-kids-use-iPads-16468409.php>.

20 或許大家可以考慮下載一款名為 Facebook Demetricator 的軟件，便能隱藏 like 及分享的數字，避免為了追求 like 而不惜一切代價。



遇見完形的我

《遇見完形的我：用覺察、選擇、責任與自己和好，解鎖人生難題》

作者：曹中璋

出版地：台北市

出版：究竟出版社

出版年份：2020年

這是一本有關心理治療的書，更具體說，這是一本有關完形諮商學派治療的書。

接受心理治療的人，大都是想療傷，想改變。「完形諮商學派相信，只有透過『親身體驗』的經驗」，才能納入個人的內在系統，引發真正的改變。此學派需要諮商師以高度創意，設計出讓當事人體驗的實驗活動，幫助他們區分「內、外界覺察」，打開看、聽、嗅、嚐、觸這五感，聆聽身體的聲音與面對情緒起落。完形學派認為，惟有人清楚地覺察到自我內在需求及情緒，並了解外在人和物的各樣面貌，才能運用意志自由地作出比較適當的選擇或決定，最後才比較容易及歡喜快樂地承擔選擇後的責任。

覺察、選擇及責任是完形治療學派中的核心精神。覺察是非常重要的，它影響著選擇，以及隨之而來的責任。如何做到清明覺察，不在於「加上」甚麼，在於「移除」甚麼。人們要移除：一、以頭腦思考為主的「中界覺察」；二、個人主觀經驗造成固有的認知系統；三、形（想處理的心理議題和困境）與景（相關情緒）並不能流暢轉換的狀況；四、逃避覺察的種種形式。

當然，這不是說完全不用思考，只是先要弄清楚自己是一個怎樣的人，然後先和自己和好，才能走好下一步。很多時人們沒有勇氣作決定，或作出錯誤決定，

都與自己特質或遭遇有關。完形諮商學派認為一個人與自己和好後，學習包容及喜歡自己原先討厭的特質，又或明白突然冒出來的情緒從何而來，才能改變自己，誠如完形治療師A. R. Beisser所言：「改變往往發生在個體想要成為他自己的時候，而不是他想要成為另一個人的時候。」

當然，接納自己亦不代表放飛「真我」。身為完形治療師的作者用「我王國」來比喻一個人有不同特質，一個人可以視自己有一個王國，自己是這國的國王，不同的特質就如不同的臣子，有不同的職務，如要打仗，便要派出「國防部部長」，與其他國家結盟，便要派出「文化或外交部長」，國王要明白，每一位大臣都很重要，都有正負兩面，國王要了解及好好地善用他們，同時亦要平衡不同大臣的勢力，察看自己有沒有過度助大某一方，有的話，便要進行約束，以免國家的整體利益受損。作者分享到她過去曾助長「努力認真」的勢力，這為她帶來成就，卻摧毀了她的健康及影響其人際關係。作者最終發現要約束「努力認真」這美好的特質，她也要尋找被忽視、壓抑過久的臣子，否則，便難以成為一個成熟及整全的人。

那些真心想要改變的人，讀畢此書可能會生出動力，想要找時間安靜下來，邀請王國的臣子來一場對話，建立更強大的「王國」。

教會還是要「四面牆」， 由新光戲院說起



陳永浩博士
研究主任（義務）

今年3月香港文化界的「大事」，自不然就是位於北角的粵劇「殿堂」新光戲院，經歷50多年的歲月後，業主決定易手售予一間地區教會，將劇院改作教會之用。新光戲院營運者縱然多番與教會商討，希望能在改建後的教會演出粵劇，但如作出這樣的安排便要容許劇團對傳統信仰的華光先師致祭，教會與劇團對此存在不能解決的分歧，雙方暫時未能達成共識。

不少人認為，新光戲院結業，不只是個別物業交易，或是某一私人機構的事宜，因新光戲院是香港現存最後一間以商業模式營運的粵劇劇院，與一般只設有電影銀幕的「戲院」（cinema）不同；新光是正式的「劇院」（theatre），不只有銀幕，更有給樂隊作現場伴奏的樂池（不說不知，新光雖然是一個粵劇劇院，但樂池設計是比照西方劇院，比一般傳統粵劇戲院有著更好的設計），又因是私營性質，粵劇和放映的節目比在政府劇院場地放映的更有彈性和話題性（如劇中人物為一連串政治人物，甚至連美國總統特朗普也榜上有名，成為了現代粵劇的主角）；所以新光戲院易手，就變成是戲劇文化傳承的問題，營運者曾經期望政府有部門能夠介入，藉以保留這個香港寶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（非遺）和集體回憶，但當局未曾介入（或根本是沒有理由介入一宗正常的商業買賣），最終新光戲院在上演其最後的摩登粵劇《小平你好》後，由劇中飾演「鄧小平」的粵劇老倌龍貫天，與劇院營運者等人一同主持「熄燈拉閘」儀式，之後正式結業，這與鄧小平當年就香港情況講出「馬照跑、舞照跳」的一句話，作了活生生的反諷，叫人不勝唏噓。

平心而論，單以港島東區而言，教會收購戲院建築改作堂會用途已非新事。就在新光戲院附近的國際神召會，或是香港中央圖書館旁的播道會同福堂等，都是收購已結業的戲院並改建而成的。事實上，戲院與堂會在建築結構上的確相當「匹配」，尤其原有的音響效果，座位設計，與高樓底建築更是不可多得，只要進行適當改建就能使用。加上電影業發展在最近10多年（其實已不只是近年的情況）不太景氣，與其將戲院丟空，或是拆毀重建，將之改建成教會是善用資源的方法。

另一方面，保育粵劇雖然在香港社會已有共識，但不可否認的是，粵劇本身除了是藝術表演，同時也帶有濃厚的民間信仰色彩，在大戲開鑼前戲班成員會拜祭專屬的神明華光先師，更有不少戲班會參與地方酬神、打醮等宗教活動，並會演出「神功戲」。而新光戲院結業前的營運者，他不只是一位熱愛粵劇的劇作家，亦是一位著名的風水玄學家，他營運新光戲院的12年間，經常將自己製作的一系列「大迷信」電影搬到新光戲院上映，此做法也令風水迷信與粵劇傳統捆綁在一起。有教會購入新光戲院，對於信徒來說，是頗有潔淨原來民間信仰的意味，若為了讓粵劇回到劇院表演，而再次在原有地點舉行拜神等儀式，也實在是難為了教會。

購入新光戲院的教會，該會的主任牧師曾指：「我們期待與當地社群合作，同時尊重其文化遺產。」究竟如何能夠做到？筆者忽發奇想，想到同區現時其實也有另一藝術殿堂——北角皇都戲院——正在進行重建和活化



在新光戲院上演的《粵劇特朗普》，以多個政治人物作為主要角色，內容充滿話題性。

工程，主理的發展商曾表示為戲院一些部份啟動保育計劃，承諾會復修、保留和重塑戲院古蹟的歷史面貌。說不定日後皇都戲院真的可以重新成為北角區的文娛藝術表演場地，甚至能讓以往在新光戲院演出的粵劇再次上映，重現昔日的光華，那就相得益彰了。

近年很多人提到「文化遺產」，其實聯合國教育、科學及文化組織於2003年通過了《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》，公約中的非物質文化遺產（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）涵蓋各種社會實踐、觀念表達、展現形式、知識、技能，以及相關的工具、實物、手工藝品和文化場所，而它們是被各社區、群體或個人視為文化遺產的一部份。有別於一般「有形」的文化遺產（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），非物質文化遺產固然也可帶有物質性，甚至座落於一建築物之上，但非遺概念更著重世代相傳，以及在適應周圍環境、與自然和歷史的互動中，它們被不斷地重塑、創造，為有關社區和群體提供認同感和持續感，從而增強文化多樣性，並對人類創造力賦予尊重。其中粵劇於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中，並於2009年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《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》中。

說到此處，筆者有點不吐不快：一提到文化遺產，總會令人聯想到一些地道小店結業了，或是一些傳統手藝失傳等，難免傷感，就像昔日金曲《信》（《阿信的故事》的主題曲），當中一句歌詞：「誰會珍惜當你還擁有」，看著一些店舖消失或手藝流逝，人們才懂得回味。其實heritage一詞，其重點在於「傳承」，而不是講事物已成過去、遺留下來的東西，也不是爭產時各方關注的「遺產」，將它譯作「傳

承」其實更為恰當。粵劇的情況正是如此：其實要讓其傳承下去，需要的除了是場地，還需要「人」——年青的一代加入，行業得到肯定和尊重，營運的收入使參與者可以養得起家——這些其實比硬件和場地更重要。香港的藝術政策，一向比較偏重西方藝術發展，近年雖有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的落成，以及油麻地戲院第二期工程的展開，但對於傳統中樂，粵劇等的資源投放仍見不足，尤其在培育新進方面更見不足，無人後繼傳承下去的話，粵劇就真的會成為「遺產」了。

但另一方面，今次新光戲院結業事件，卻又使我們看見「硬件」的重要性。有人或會說，教會不只是四面牆，更看重的是人的關係。但事實卻告訴我們，教會人數一多，便需要地方聚會，舉辦大小活動，除了人多好辦事之餘，還是「有件磚頭在手」穩陣！今次新光戲院結業就說明了，文化遺產雖說著重「傳承」，但如果能有一個物質的「外殼」，用來保存和凝聚大家，肯定有助於發展。今日香港，百業情況不如往日興旺，教會和機構營運都很困難，單單口裡說支持，實在難以維持。患難見真情，由「得把口」（或在社交媒體上）讚好，轉化成「硬貨」的實質支持，對教會和機構更為重要呢。

（由於版位有限，註腳並未刊出，全文刊於明光社網頁同期的《生命倫理》文字版。）





誠邀大家填寫 「香港教會的家庭友善措施研究」 網上問卷



基督信仰強調家庭的重要性，但在教會運作的層面，又是另一番光景：香港教會強調「事工興旺」，容易令同工與會眾「為主耗盡」；教會活動多集中於週末、週日和公眾假期舉行，往往撞上「家庭樂」的日子，同工難免顧此失彼，減少了對家庭的照料和關顧。香港政府推動了一系列的家庭友善僱傭措施，希望僱主能營造家庭友善的工作環境，以紓緩僱員兼顧工作及家庭的壓力。期盼香港教會一起反思「家庭友善政策」，探討承擔著沉重事奉的教牧同工、長執、領袖及其家庭有何出路。

誠邀18歲或以上的香港信徒填寫網上問卷，支持是次研究，幫助我們了解現今香港教會的家庭友善措施狀況，一起反思教會的「家庭友善政策」。研究結果將於2025年6月27日（星期五）舉行的週年研討會公佈。



網上問卷

諮議小組成員

吳思源先生(愛百合牧養總監)
辛惠蘭教授(中國神學研究院余達心教席副教授〔聖經科〕)
李樹甘教授(香港樹仁大學經濟及金融學系系主任)
洪子雲博士(香港理工大學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講師)
張志儉博士(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政策、行政及社會科學教育部榮譽助理教授)
曾偉洪博士(香港樹仁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)
趙崇明教授(香港神學院神學及歷史科副教授)

顧問

吳庶忠教授(香港科技大學生命科學部客座教授)
吳庭亮博士(溫哥華信義會新天堂牧師)
吳澤偉先生(納思資源策劃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)

研究中心同工

陳永浩博士
研究主任(義務)

吳慧華小姐
高級研究員

督印人：蔡志森
總編輯：吳慧華
編委：陳永浩、何慕怡、陳希芝
設計：鄧樂婷
出版：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



生命倫理雙月刊

✦ 本刊所有文章，如欲轉載，請與本中心聯絡。